

星夜嗥叫

拂晓时分,一阵闻所未闻的嗥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,那声音听起来如同魔鬼在哀嚎。在亚利桑那州这个偏远的农场上,晚间各种动物五花八门的叫声此起彼伏,但是,没有一种声音比得上今夜窗外的嗥叫令人毛骨悚然。没错,那一定是北美郊狼!窗外令人心悸的嗥叫声,使我缩在床上不知所措。不知过了多久,世界突然归于沉寂。我心惊胆战地朝院子里望去,以为外面一定是血迹斑斑。奇怪的是,只见几簇兔毛如蒲公英一样四处散落。看来,这只郊狼只叼走了一只兔子。

我的目光移到一英里外,在飘着甜甜香味的苜蓿地里,一辆蓝色拖拉机的车头灯在薄雾里若隐若现,拖拉机后挂着一个巨大的割草机——那是我的丈夫比尔正在割草。

我把郊狼的事抛在脑后,起床准备早餐。突然我的女儿詹美风一样地冲进厨房,愤愤不平地喊道,“爸爸杀死了一只郊狼!刚才,就在那边地里。”我心头蓦地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。

不一会儿,比尔走进屋,他把被汗水浸湿的帽子挂好,坐在壁炉前,对我说:“我不小心铲死了一只郊狼。”我发现他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痛苦神情。

“这些天来,我发现有只

母狼一直在草场边看我,它看上去骨瘦如柴,病恹恹的,挺可怜。有一次我从反光镜里看见它跟在割草机后面逮地鼠,一点儿也不害怕机器,可惜现在在……”他沉默片刻,接着说,“这只母狼现在说不定已经死在哪个角落里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只母狼?”
“大肚子。”他肯定地说。我非常震惊,刚才那股莫名其妙的悲伤更加重了:“也许它没死,你只是以为自己杀死了它。”

比尔难过地看了我一眼:“不会的,它一定死了。这几天要多注意红头美洲鹭的踪影,它们爱吃郊狼的尸体,找到它们就找到了那只郊狼。”但是,红头美洲鹭一直没有出现。

寒风凛冽的一月,我在鸡棚里装上了电灯,给马厩里的马披上毯子。一个午夜,我听见鸡棚那边传来一阵狂噪,急忙冲过去,在我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束里站着一只衰老的郊狼——只有三条腿,左前腿自膝以下没有了。

原来比尔的割草机只铲掉了它的一条腿!可是它是怎么样生存下来的呢?它还能捉兔子吗?它看上去瘦骨嶙峋,皮毛黯淡无光,原本毛茸茸的尾巴变得稀稀拉拉,还长了疥癣。一张小巧而狡黠的脸上长

着一对巨大的耳朵,双眼有点浑浊,就像患了白内障,再加上那凄楚可怜的神态,让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。可是,它的孩子在哪里?它一定生了一两只狼崽,而且现在也该断奶了。我四处张望,试图发现小狼的踪迹。突然间,母狼愤怒地张开大嘴,露出一排闪着寒光的獠牙。它一定是觉察到我的企图,并像世界上任何一位母亲那样要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就这样对峙着。渐渐地,它感觉到我没有恶意,神态稍有舒缓。我轻轻地熄灭灯光,让它趁机退到黑暗中销声匿迹。

然而,回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,我似乎深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处境:濒临饿死的边缘。郊狼的食物通常是鸟、鼠、野兔和昆虫,但是,我也曾听说过它们喜食蔬菜。也许它能接受覆盖着苹果片的狗食吧。可是,“公爵”会怎么想呢?

“公爵”,是我家那二百零六磅重的温驯的英国犬猎犬,它在前廊吃饭睡觉。“公爵”有时也会慷慨地让夙敌——猫把它的残羹一扫而光;但是,让这只巨大的野兽与它同盆共餐,它会有什么反应呢?不管怎么说,我也得试试,于是,我起身备好比平时多一倍的狗食,放到前廊。过了一会,我听到前廊

传来奇怪的声音。偷偷望去,只见野兽和家畜双双毛发倒竖,尾巴夹紧,匍匐于狗食盆的两侧;而郊狼则一步步逼近盆边大嚼起来。

接下来两个月,郊狼时常前来进餐。渐渐,它银灰色的皮毛又泛起光泽,体重也增加了不少。詹美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希望”。

我从书上得知“希望”或许是它那一群狼中唯一的母狼,担负着传宗接代的伟大职责。在怀孕阶段,“希望”躲进洞中,由配偶和其他同伴喂养,直到幼狼出生并断奶。那以后,“希望”又得独立谋生了。八月里的一天,比尔兴冲冲地回来:“清晨我正在割草,三条腿的‘希望’突然带着一只小狼出现在草原上。它一瘸一拐地朝拖拉机走来,没有一丝害怕的迹象。走近后,小狼开始四处奔跑追逐那些被滚动的割草机夺去藏身之处的地鼠。接连饱餐数只后,小狼又抓住一只扔到草地上,小狼的嘴一松,放跑那只地鼠,‘希望’则一下捉住放进嘴里。母子俩在草原上尽情嬉戏着,朝平缓的坡下滚去。过了一会,‘希望’玩累了,在草原上闭目小憩。小狼舔了一会母亲的鼻子,又去咬母亲的两只大耳朵,最后,它乖乖

地蜷缩在母亲身旁,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神情。”比尔说,“看见它们,我就回想起孩子们小时候在你怀里甜甜入睡的情景。”

第二个严冬又到了,我们担心小狼已经断奶了,其他狼再也不帮“希望”了,“希望”拖着一条残腿,怎么能驰骋草原自由捕食呢?每晚,我都在“公爵”的饭盆里多备一份食物,盼着“希望”来食用。但是,每天早晨我都发现食物依然剩在盆里。不过远方传来的嗥叫比往年更加频繁更加嘹亮了。这是“希望”在问我们好呢,还是在呼唤它的孩子?

时光匆匆流逝,又到了收割苜蓿的季节。比尔又发现一只郊狼在锋利的割草机旁跳跃。这是一只年轻健康而且怀着孕的母狼。“它跟了我一个小时,”比尔说,“一点儿都不怕我,它捕捉地鼠的动作完全像个老手。”

老手?这是不是“希望”的另一个孩子呢?是“希望”第二个晚上到我家来时那只躲在暗处的小狼吗?它看见第二年夏天母亲和弟弟在我们的地里捉地鼠嬉戏了吗?转眼三年过去了,瘸腿的“希望”拖着残缺的躯体,在严酷的大自然和人类枪口的双重威胁下生存下来,并且养育出活泼健康的子女,它是真正的英雄。

(台湾)赵雷波 李炎辉 来源:听白鲸在歌唱)

初出茅庐

中学时,语文课上,老师让一名同学解释“初出茅庐”的意思。那同学属于后进生那一类,抓耳挠腮磨蹭了半天,最后小声地问老师:“是不是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意思?”

迟到与睡眠

初中时,班上有一同学很牛,要么迟到,要么一上课就呼呼大睡,直到下课才醒来。一天,他迟到了十分钟,数学老师看到他就说:“你不能再迟到了,否则你会睡眠不足的啊!”(来源:读者)

反讽微软的雷人理论

在最近的 COMDEX 展览会上,比尔·盖茨在演讲中比较了计算机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:

假如 GM(注:美国通用汽车公司,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)的技术能像计算机技术那样发展,我们现在应该能用 25 美元买到一辆一加仑汽油跑 1000 英里的汽车。

对比尔·盖茨的讲话,GM 反唇相讥:如果 GM 发展的技术像 Microsoft 那样,我们现在开的汽车会有以下特点:

1. 你的汽车可能毫无道理地每天抛两次锚。
2. 每次公路上重新画线,你都得买辆新车。
3. 有时候你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莫名其妙地熄火,你必须需 ACCEPT 然后 RESTART。
4. 有时候你的车在左转弯时突然 SHUTDOWN 了,无法 RESTART,你必须重新(REIN-STALL)安装发动机。
5. 当你买了“轿车 95”或“轿车 NT”后,每次车上只能坐一个人,然后你要给其他人再买椅子。
6. Macintosh 牌汽车更可靠、更便宜、更快也更容易开,但只能在 5% 的道路上行驶。
7. 油量、水温和其它警告灯将由一个“GENERAL CAR DEFAULT”警告灯代替。
8. 新座椅要求大家的屁股尺寸相同。
9. 气囊系统弹出前将询问“ARE YOU SURE?”要求你加以确认。
10. 有时候你的汽车会锁死车门使你无法进到汽车里,你得不停地提门把手、拿钥匙捅、晃天线直到打开车门。
11. GM 将要求每个买车的人无论是否需要都必须同时购买一套豪华版的 Rand McNally 交通图(现在 Rand McNally 是 GM 的子公司),企图取消这一选项将导致汽车性能下降 50%。另外,GM 将为此受到司法部门的调查。
12. 每次 GM 推出新车,你都得重新学习驾驶技术,因为新车的驾驶和旧车完全不同。
13. 你得按下启动机(START)按钮以关闭发动机。

(来源:新华网)

母亲最后的力量

赵巧云许多时候已经开始犯迷糊。蒲扇刚刚还拿在手上,可出去收了趟晒在院里的被子,就记不起搁哪儿了。自己 10 个孩子的名字,她甚至也记不全。她已经 87 岁,渐渐“迷了,老了”,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
但有个念头在她心里却一直很清楚——她想念儿子。

6 月,她收到周口监狱的一封信。邻居对着不识字,耳朵又背的老太太,足足喊了十多分钟,才让她明白,65 岁的大儿子因盗窃罪入狱了。

这是大儿子第三次入狱,她并不太吃惊。“彪儿(大儿子乳名)打小就不学好。可好儿子,赖儿子,都是俺儿子。”她这样对村里人说。

因为不知道儿子在监狱过得怎么样,能不能吃饱穿暖,她决定去看望他的“彪儿”。她一点儿不清楚,从她家到周口监狱到底有多远,究竟要过几座桥,穿几个村,经几个县。她只知道,她得去看“彪儿”。

等两只母鸡下了 8 个鸡蛋,她决定上路。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出远门,包括住在附近的小儿子。临走前一天,她亲手蒸了十多个馒头,又拿麦子换了两个西瓜,还用手团了 4 个酱豆饼,统统装进一只编织袋。

7 月 10 日,天刚麻麻亮,赵巧云就准备出发。她揣上几乎所有的积蓄,总共 85 元,把

那只编织袋扛在背后,然后动身了。她打算走着去监狱,因为舍不得一出门就花钱。“老了,赚不来钱,一分钱看得跟磨盘一样大。”她总这样唠叨。方圆数十里地,她很熟。年轻时,她在周围讨过饭。但走出这片地后,她就迷路了,只好拿着监狱的来信四处问路,问路边开小店的,问豆子地里正在干活儿的农人,还不时拦下骑自行车的汉子。她不停地走,饿了,就从编织袋里掏出馒头,边啃边赶路。渴了,就去路边人家讨水。尽管两个小西瓜在背上滚来滚去,可她舍不得吃,“那是给儿子的”。

天越来越热,衣服湿透了,湿裤脚裹在腿上,害得她好几次都险些摔跤。脚上没有穿袜子,鞋浸着汗,一走就“咯吱咯吱”响。编织袋像雨布一样贴在背上,越来越沉。她不得不一次次歇下来,找一棵树,贴着树干蹲下,再脱下鞋,塞在屁股下,最后坐踏实。不过她很克制,歇不了一会儿,就又站起来走,因为怕“歇久了,腿软了,站不起来”。身上经常汗津津地发痒,她就在树上蹭蹭。

她要去看望的“彪儿”,

是她 10 个孩子中活下来的 4 个孩子之一,最让她操心,也没少挨她打。村里人总能见到 80 多岁的母亲举着棍子,拿着鞋子追着 60 多岁的儿子打。前些年大儿子常年不回家,回一次,就往母亲手里塞钱塞礼物,但做母亲的拿着钱就往地上摔,说这钱不干净。“我啥也不要,我只要你好!”母亲苦口婆心地嚷嚷着说。

她又上路了。走的时间长了,腿肚子越来越硬。终于一步一挪地挨到了西华营,她有些支撑不住了。眼看着一趟趟从西华营到西华县城的长途大巴打身边过,她犹豫了好一会儿,终于上了一辆。为此她花了 5 块钱。

这 5 块钱让她少走了近 40 里地。但西华县城到监狱还有好一段路,揽活儿的摩托车开价 10 元。“贵得吓人。”她嘟囔着,又开始闷头往前走。

终于,在离监狱不太远的地方,两个好心的姑娘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。从她家到监狱大约 110 里地,她步行了足足有 70 里。

当赵巧云踉跄着来到监狱时,下午探监的时间还没到。她就坐在门口等。她似乎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儿子。他总

是在外流浪,很少回家,一到春节,她就苦苦等他。她还记得自己吃的最后一餐肉,是去年大年三十,跟大儿子一起包的饺子。

这回,她又等来了自己的儿子。当她被领进探视间,隔着双层玻璃,她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彪儿。

不等开口,眼泪就顺着满是褶子的脸颊滚落下来。亲属和犯人只能通过玻璃两边的电话通话。她耳朵背,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,只是一口一个“彪儿”地叫,边喊边比划,急得哇哇大哭。

儿子知道母亲走了百多里路看他,他号啕大哭。儿子紧紧地把手贴在玻璃上,赵巧云就隔着玻璃,不停地摩挲着,一遍遍“摸”儿子。

但时间很快到了。按照规定,探监不得超过半小时。又有规定,监狱不能接收外面带来的食物。于是赵巧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儿子,自己又扛起那只装着西瓜、馒头和鸡蛋的编织袋,走上了回家的路。

8 年前,一场大雨摧毁了她住了 30 年的土夯的房屋,3 间屋塌了一大半,她只能住到没有窗子烟熏火燎的厨房。墙像熟透裂开了的老甜瓜,一下

雨就漏。

她把空玉米棒子塞满床底,因为那是屋里唯一不漏雨的地方,这些可都是做饭用的柴火。本应吊电灯的地方,吊着竹篮,篮子里装着馒头,那是唯一不跑老鼠的地方。

她习惯了黑暗。8 年里她没用过电灯,一支比铅笔略粗的蜡烛能点上半个月。屋里最值钱的一笔财产,要算是床头一桶 5 升的大豆油,她已经吃了 8 个月,还剩下小半桶。她没有牙膏,没有香皂,没有抽屜,也没有一件新衣服。家里来了外人,她甚至拿不出第二个小板凳,只能搬出一块砖头来让客人坐。因为感动,周口监狱特批给赵巧云一个机会,让她可以不再隔着冰冷的玻璃,而是面对面地看到儿子。

这次,他们紧紧地坐在一起。因为愧疚,儿子用手捧着脸哭。而做母亲的则哽咽着:“为了你,我的眼泪都流干了,你要好好改造,可不能再做那事了。”

“彪儿,我回去了,给你改名,要让全村人叫你‘改净’。”风烛残年的母亲发着恨恨地说,“你要不改净,我死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”

但其实她知道,下次也许她还会再走上百里地来看他,只要她还有力气,只要永远离开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。

(从玉华 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湖南路商场 双惠双礼 22 周年庆

惠¹折

服饰类商品

5-7 折

礼₁

购服饰类商品满 100 元以上再送礼品一份

惠²减

购服饰类商品满 100 元以上

20/30/40/50 元

礼₂

单品折. 减后价满 200 元送喜庆券一张 (价值 22 元)

一楼品牌化妆品联袂推出购物减现金满 200 元减 30 元

精选推荐

海尔曼斯特惠毛衫 50-288 元/件
九牧王休闲裤 100 元/条
青苹果服饰满 100 元减 50 元现金
花花公子男鞋 6 折,女鞋满 100 减 40 元

(详见柜台明示)

最后 2 天